

从犹太祭司到罗马史学家：论约瑟夫斯的神本史观^{*}

何立波^{**}

【摘要】约瑟夫斯是公元1世纪的犹太祭司，参加过犹太人大起义，归顺罗马人并获得罗马公民权，成为罗马史学家。他的《犹太战记》和《犹太古代史》成为关于公元1世纪犹太战争和早期犹太人最重要的史料之一。约瑟夫斯的著作总体来说做到了求真，他参考了《圣经》等宗教文献，其对早期犹太教的报道，对耶稣、彼拉多、雅各等基督教人物的记载等，提供了关于新约时代最重要的背景资料，成为新约时代的关键史料。约瑟夫斯的著作具有明显的致用特色，他把犹太人介绍给希腊罗马世界，也积极为罗马统治辩护。约瑟夫斯是第一位提出神本史观的罗马史学家，构建了犹太人的创世神话，这成为罗马时代第一个神本宣言，构建了一种线性时间观和历史发展观的雏形，为罗马历史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成为基督教史学的源头。

【关键词】约瑟夫斯；祭司；新约；神本史观

在犹太史和古代基督教史上，约瑟夫斯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名字。他是罗马帝国早期著名犹太史学家，其代表著作《犹太战记》(*The Jewish War*)和《犹太古代史》(*Jewish Antiquities*)以及两部文稿《驳阿皮翁》(*Against Apion*)和《自传》(*The Life*)，提供了一扇了解古代犹太人世界的窗口，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在罗马史学史和犹太史学史乃至基督教史学中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

^{*} 本文是2021年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罗马人王权意识演变与晚期罗马‘多米那特’制形成研究”(GD21CWL01)和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罗马帝国元首制研究”(16BSS011)的研究成果。

^{**} 何立波，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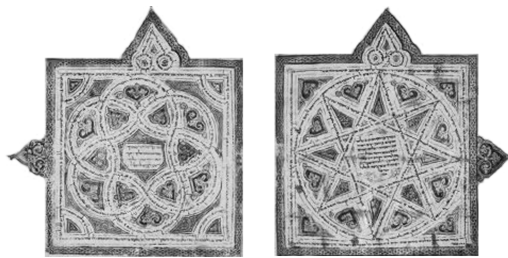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文在前人研究^①基础上,探讨约瑟夫斯的神本史观和宗教写作,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① 约瑟夫斯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从1927年起,约瑟夫斯著作的洛布(Loeb)版读本相继出版,为学者提供了文本。主持洛布本翻译工作的H.St.J.萨克雷(H. St. J. Thackeray),在译本导读中对约瑟夫斯进行了系统介绍和评析,更于1930年结集出版了其系列讲座的讲稿,但对约瑟夫斯生平的介绍并不多。目前看到最早研究约瑟夫斯的学者是理查德·拉克尔(Richard Laqueur),他在1920年出版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Richard Laqueur, *Der Jüdischer Historiker Flavius Josephus*, Giesen, 1920)中认为,约瑟夫斯应对犹太人毁灭负责,《犹太战记》本质上是罗马人的政治宣传。萨克雷在1929年出版的《约瑟夫斯:人和历史学家》(H.St.J. Thackeray, *Josephus: The Man and the Historian*, New York: Jewish Institute of Religion Press, 1929)一书中不赞成拉克尔的“黑色肖像”,认为约瑟夫斯用尽余生为犹太教辩护,赢得了爱国者的欢呼。在研究约瑟夫斯的学者中,威廉·法梅尔(William Reuben Farmer)在1956年出版的《马加比、狂热者与约瑟夫斯》(William Reuben Farmer, *Maccabees, Zealots, and Josephu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中认为,约瑟夫斯既要恭维讨好罗马弗拉维王朝同时又须维护犹太民族的双重目的,造成了其作品中的矛盾。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者科恩探讨了约瑟夫斯作品中的史学写作技巧,认为他可能在犹太战争之初即着手搜集资料,认为其创作《犹太战记》并非是为了背叛犹太人而恭维弗拉维王朝,而是为了表明其对自己犹太身份的清醒认识并笃定能够对自己亲历的犹太战争有客观而翔实的记述(Steve Mason, *Flavius Josephus on the Pharisees*, Leiden: Brill, 1997)。费尔德曼(Louis Feldman)提出,约瑟夫斯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其创作中运用了大量希腊文化元素,同时重视犹太传统并将其与希腊文化相契合(Louis Feldman, *Josephus's Interpretation the Bib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S.J.D.克亨(S.J.D. Cohen)提出,约瑟夫斯既是一位罗马辩护者,也是一位犹太民主主义者(S.J.D. Cohen, *Josephus in Galilee and Rome*,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此外,泰萨·瑞洁克关注了罗马人与犹太人冲突中的宗教因素(泰萨·瑞洁克:《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周平译,商务印书馆,2014),约翰·萨克雷对约瑟夫斯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强调其辩护家的身份超过了神学家(约翰·萨克雷:《约瑟夫斯评传》,陆路译,大象出版社,2019)。泰莎·拉雅克(Tessa Rajik)认为,现代学术研究证明了约瑟夫斯在犹太历史学家中的地位,他堪称罗马最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之一(Tessa Rajik, *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Society*, London: Duckworth, 2002)。苏厄德叙对约瑟夫斯《犹太战记》进行了述评,其中涉及一些宗教因素(苏厄德叙:《约瑟夫斯与第一次犹太战争》,杨迎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唐纳德·R. 凯利考察了约瑟夫斯为犹太人辩护的三重性(唐纳德·R. 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恩斯特·布赖萨德关注约瑟夫斯准世界史视野和神学史观(恩斯特·布赖萨德:《西方史学史》,黄艳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斯狄维·马逊(Steve Mason)关注了考古学对约瑟夫斯报道的证实(Steve Mason, *Josephus, Judea and Christian Origins: Methods and Categorie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9)。马德(Gottfried Mader)认为,综观《犹太战记》,约瑟夫斯未能恪守修昔底德的史学传统,其作品的主观性超过了他声称秉持的史学家的客观性(Gottfried Mader, *Josephus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Brill, 2000)。在中国学者中,约瑟夫斯也得到关注。吴晓群对约瑟夫斯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神意史观是约瑟夫斯历史书写的显著特征(吴晓群:《西方史学通史·古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郭小凌认为约瑟夫斯神学史观是对古典史学历史观的突破和否定(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吕厚量分析了约瑟夫斯的民族观及其形成背景,以及弗拉维王朝时期犹太问题的复杂性(吕厚量:《上帝选民与帝国子民的两难抉择》,陈恒、洪庆明主编《叙述事实与历史事实(世界历史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就研究成果而言,对其神本史观和宗教写作的探讨还远远不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从犹太祭司到罗马史学家的身份转变

(一)作为犹太祭司的约瑟夫斯

约瑟夫斯·本·马提亚(Josephus Ben Matthias),生活在公元 37—100 年,出身犹太祭司家庭,是祭司马提亚的儿子。马提亚是犹太著名大祭司约书亚·本·迦马拉的密友,后来成为约瑟夫斯的盟友。^① 他的母亲有犹太王族血统,享有“高贵的血统和长久以来显赫的家庭”^②。约瑟夫斯很自豪地说:“我,马提亚的儿子约瑟夫斯,是耶路撒冷的一位祭司,曾在战争初期与罗马军队作战,后来并非情愿地见证了战争末期发生的事情。”^③约瑟夫斯学识渊博,14 岁时就与大祭司讨论犹太律法问题。他在《自传》中说:“14 岁时,我就因为热爱知识而受到人们普遍的称赞,以至于为首的祭司和城里的领袖经常到我这里来询问一些有关我们律法细节的确切信息。”^④约瑟夫斯《自传》中的这一段话反映出他的自负气质,这是当今人们难以忍受的,但是这在他之前的西塞罗和之后的文艺复兴人物身上都不鲜见。^⑤ 两年后,约瑟夫斯开始学习最主要的犹太教派——法利赛、撒都该和艾赛尼派。他一开始最喜欢艾赛尼派,在旷野中生活了三年,给一个名叫班努(Bannus)的隐士做门徒。约瑟夫斯 19 岁回到耶路撒冷,放弃苦修,加入了法利赛派。法利赛派在学说方面类似希腊斯多葛学派,主张彼此友爱,被认为是律法最权威的解释者,将所有事情都归于命运或者主。^⑥ 他们认为罗马人的行为方式不干净,拒绝进入罗马人的建筑,宣称自己是唯一能解释律法的人。当时,法利赛教派成员属于犹太的精英阶层,包含许多王族及其追随者、祭司、地方市议会成员、大地主等,他们对犹太贵族与罗马统治之间的政治调和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相当关注,在政治上采取不抵抗主义,对罗马表示妥协,重律法胜于重圣殿。

① 斯德蒙德·苏厄德 Desmond Seward,《约瑟夫斯与第一次犹太战争》[Jerusalem' Traitor: Josephus, Masada, and the Fall of Judea],杨迎 Yang Ying 译(北京[Beijing]:民主与建设出版社[Democracy and Construction Press],2020),3。

②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trans. Louis H. Feld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III, 352. 本文使用的古希腊罗马史学家的古典著作,引自“洛布(loeb)古典丛书”(简称 LCL)。

③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 3.

④ Josephus, *The Life*, trans. Louis H. Feldman (London: W. Heineman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26, LCL), 9.

⑤ 保罗·梅尔 Paul Maier 编译,《约瑟夫著作精选》[A Selection of Joseph's Books],王志勇 Wang Zhiyong 译(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The Press of Peking University],2004),序言[preface],2。

⑥ Josephus, *The Life*, 11-1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公元64年是约瑟夫斯与罗马关系史上的重要一年,他首次来到罗马,接触到了罗马皇室成员,对罗马统治阶层有了新的认识。他此行是为几位犹太祭司向罗马求情,他们是被犹太总督腓力斯送到尼禄那里去受审的。^①在罗马,犹太演员阿里图鲁斯把他介绍给尼禄的皇后波培娅(Poppaea)。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曾称波培娅是罗马最漂亮的女人,出身高贵,聪明有趣,但是生活淫乱,“除了品行之外拥有一切有利条件”^②。约瑟夫斯称:“波培娅,尼禄的妻子,是一位虔诚的女性……”^③约瑟夫斯在《自传》中写道:“我积极开展营救,设法获得波培娅的帮助,以求释放我们的祭司。”^④波培娅可能是犹太教徒,接受了洗礼,任用犹太人作为随从,约瑟夫斯说她是“敬拜神的人”^⑤。塔西佗曾记载波培娅无论作为情妇还是妻子,都控制了尼禄。^⑥波培娅很喜欢雄辩聪明的年轻犹太贵族约瑟夫斯,她通过尼禄,不但释放了犹太祭司,还送给他珍贵的礼物。针对古典作家对尼禄残害兄弟、弑父杀妻的描写,对尼禄充满感激之情的约瑟夫斯积极为其辩护:“这些人用谎言描写尼禄的为人……对于不尊重事实的人来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⑦

约瑟夫斯在罗马停留了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这段经历对他此后亲罗马的立场和成为罗马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元64年7月18日罗马城大火,约瑟夫斯目睹了这一事件。在这次罗马之行中,罗马城的繁华和权势给约瑟夫斯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他亲罗马倾向的开端。在旅居罗马期间,约瑟夫斯开始阅读希腊作家的作品,成为一名对希腊文学作品有浓厚兴趣的散居犹太人。他不仅阅读过荷马的作品,还涉猎过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德摩斯梯尼、伊壁鸠鲁等古希腊作家的著作,这奠定了他成为一名史学家的基础。而对罗马皇宫的访问,使得约瑟夫斯对罗马政治和如何对付罗马统治阶层有了直观了解。

(二)从犹太战俘到罗马人

在罗马犹太总督弗洛鲁斯的统治下,有暴动嫌疑的犹太人被处决,极端反抗

① Josephus, *The Life*, 13.

② Tacitus, *The Annals*, trans. Clifford H. Jack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LCL), Ⅲ, 4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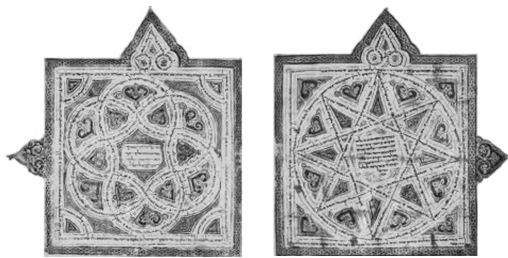
③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trans. Louis H. Feld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LCL), XX, 195.

④ Josephus, *The Life*, 16.

⑤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X, 195.

⑥ Tacitus, *The Annals*, Ⅲ, 60.

⑦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X, 154-156.



组织“奋锐党”诉诸暴力。西卡里人(短刀党人)对罗马人实行白色恐怖且对不愿参加战斗的、温和的犹太居民的代表施加压力,导致了公元 66 年的犹太人起义,爆发了犹太战争。约瑟夫斯把弗洛鲁斯描绘得可恶至极,与他相比他的前任甚至都可以算作犹太民族的恩人。他慨叹道:“战火越烧越旺,直到最终演变为全面战争。”^①犹太战争是犹太人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劫难之一,战争中象征神权和王权的圣殿被毁,促使“上帝的选民”重新审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反思民族苦难在神学上的意义。

公元 66 年 9 月,约瑟夫斯写道:“我惊奇地发现革命运动在暗流涌动,许多人都兴奋地盘算着反叛罗马。我试图抑制这种叛乱,劝说他们再深思熟虑一番”,“但是我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这群亡命之徒已经彻底发狂了”。^②约瑟夫斯不认为发起叛乱的奋锐党人是爱国者。公元 66 年爆发的叛乱烧毁了犹太官方的档案记录,这是“为了销毁出借人的借款合同和阻止债务的重新偿还,也为了获得众多债务人的感激,使穷人毫无顾忌地反抗富人”^③。他无力阻止愤怒的同胞,不得不加入了起义队伍,担任加利利城指挥官。基督教史学家保罗·奥罗西乌斯提到约瑟夫斯是犹太战争领导人。^④当罗马军队到来时,他训练部下,补充供给,加固城防。当罗马统帅苇伯芎的大军征服加利利城后,约瑟夫斯就以约他帕为据点固守。公元 67 年,在 47 天的围困之后,约他帕失守,约瑟夫斯等被迫藏身在一个山洞里。除约瑟夫斯和另一位幸存者之外,别的犹太人相继被杀。他们二人从山洞里出来投降。在记叙这段经历时,约瑟夫斯在《犹太战记》中为自己投降寻找到了宗教原因。“约瑟夫斯突然回想起来这些天夜里所做的梦,在梦中上帝向他预言了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命运。他就默祷:‘既然你已经拣选我来宣告将要发生的事情,我愿意活下去。但我呼求你为我作证,我出去不是作为一个叛徒,而是作为你的仆人。’”^⑤

约瑟夫斯被带到苇伯芎面前,他原本可能会受到刑罚,但他预言苇伯芎将成为元首:“你,苇伯芎,将成为恺撒,成为元首——你和你在儿子的儿子。因为你不仅是我的征服者,而且是大海和陆地的征服者,是整个人类的征服者。”^⑥公元 69 年 7 月,苇伯芎被军队拥立为元首,同年 12 月进入罗马城,建立了罗马帝国

①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 265.

② Josephus, *The Life*, 17-19.

③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 427.

④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trans. A. T. Fe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6), VII, 9.

⑤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I, 340.

⑥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I, 39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弗拉维王朝。保罗·奥罗西乌斯记载了苇伯芎称帝和约瑟夫斯预言的关系：“听到尼禄死讯后，他宣布自己为元首。无数国王和将军强烈敦促他称帝，但其中最主要是受约瑟夫斯——犹太领导人的话的影响。”^① 苇伯芎想起约瑟夫斯还是他的阶下囚，于是下令释放他。提图斯建议砍断铁链，而不是打开铁链。这是对待蒙冤入狱之人的风俗，苇伯芎同意了。^② 约瑟夫斯预言故事的成功，既说明了苇伯芎所谓的“天命所归”，也为约瑟夫斯投降罗马人找到了一个合理解释。公元70年，约瑟夫斯完成了从犹太祭司到罗马人的身份转变。这一年，苇伯芎长子提图斯率军围攻耶路撒冷，约瑟夫斯充当罗马人与犹太人的联系人。^③ 他作为罗马人的斡旋者和翻译，呼吁犹太同胞放下武器，拯救他们的城市和圣殿，不要继续对抗军事上明显占优势的罗马人。提图斯将他带到罗马，让他专事写作。苇伯芎破例授予他罗马公民权，赐其皇姓“弗拉维乌斯”，享受政府年俸，并在犹太省赏赐给他一块封地。^④ 约瑟夫斯所做的这些努力，以及他在约他帕投降罗马人的背景，使得很多犹太同胞骂他是懦夫和叛徒。约在公元100年，约瑟夫斯在罗马病死，著作被收藏到公共图书馆，基督教徒为他树立了塑像。^⑤

约瑟夫斯虽然成了罗马人，但这并未将他和罗马城的其他犹太人割裂开来。^⑥ 他始终保持着对于犹太文化的热爱和认同。他一直以犹太人自居，在《犹太战记》前言中自称“希伯来大祭司”和“土生土长的耶路撒冷人”，一个在罗马生活的“外邦人”^⑦，将犹太战争称作“我们犹太人与罗马人之间的战争”^⑧。在《自传》中，他在一开始就向读者强调其家族在犹太社会的显赫地位，仅在文末提及自己获得罗马公民权。在《驳阿皮翁》中，约瑟夫斯毫不讳言犹太民族已经“像埃及人那样受到了罗马人的奴役”^⑨。

①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Ⅶ, 9.

②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Ⅳ, 585.

③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Ⅴ, 325.

④ Suetonius, *The Lives of the Caesars, the Deified Vespasian*, trans. T. C. Rolfe (London: W. Heineman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6, LCL), ⅩⅧ,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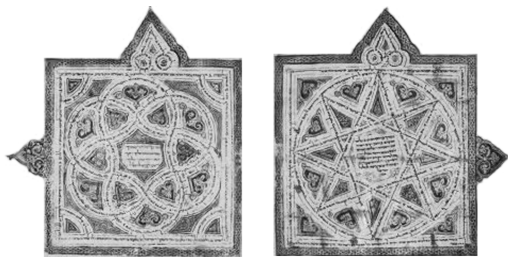
⑤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 Socrates Scholasticu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LCL), Ⅲ, 9.

⑥ William Den Hollander, *Josephus, the Emperors and the City of Rome: From Hostage to Historian*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4), 126.

⑦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Ⅰ, 2-16.

⑧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Ⅰ, 4.

⑨ Josephus, *Against Apion*, trans. Louis H. Feldman (London: W. Heineman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26, LCL), Ⅱ, 125.



(三)约瑟夫斯对犹太史学传统和希腊史学的继承

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在犹太人,历史书写被视为只有先知和祭司才能从事的神圣事业,因而他对自己的犹太祭司身份引以为傲,对犹太史学充满了自豪。他曾嘲笑希腊罗马史学的“稚嫩”,认为其无法与有悠久历史的犹太史学相媲美。他认为,在古希腊和罗马,撰史并非一项多么高尚的工作,史家在宫廷中的地位并不高,实际上与优伶无异。^①他在《驳阿皮翁》中指出,希腊罗马缺乏撰史的传统且不重视保存原始档案文献,造成希腊史家文风浮夸、记载多有错误和矛盾之处,由此断言希腊历史不可信。^②

约瑟夫斯对犹太史学的自豪不是没有根据的。犹太史学是一部真正有关全人类的普遍的历史(普世史),它一直追溯到人类的起源,描述人类的不同种族是怎样出现并在大地上繁衍及分散于各个地区的。之后,上帝眷顾犹太人,在众多民族中唯独拣选了他们作为其子民。早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统治时期,国家的繁荣昌盛就激发了古代以色列人强烈的爱国情怀,也激励早期的史家们要为犹太人写作。许多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对于犹太民族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写作始于这一时期。因此,公元前11世纪末到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被学者们视为犹太史学的真正开端,出现了《摩西五经》的雏形,《以色列诸王记》《犹太列王记》等第一批散篇史传和文集诞生。这一时期的作品尚未受到犹太祭司的加工,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公元前8世纪末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犹太历史上出现了一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史称“申命运动”,出现了一批按照新的宗教观念书写历史的“申命派史家”。他们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编订完成,将所有材料按年代顺序重新排列,并做了重要加工,清除了“世俗之气”,突出上帝和犹太民族的关系,使犹太历史写作从简单的材料收集、大事年表或宗族谱系制作进入更为自觉的历史书写。西方有学者认为写作《申命记》的作者及希伯来《圣经》最初六卷的作者都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也是最早为西方文明所了解的犹太历史学家。^③在“巴比伦之囚”后,犹太人逐渐形成了以祭司为核心的神权国家,祭司史家实现了《摩西五经》的最后定型,编订了《历代志》《以斯拉—尼希米记》。祭司史家秉承神学史观,并进一步借助历史事件进行宗教说

^① Zvi Yaveta, “Reflections on Titus and Josephus,”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16 (1975):432.

^② Josephus, *Against Apion*, I, 15-27.

^③ 吴晓群 Wu Xiaoqun,《西方史学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卷二[Vol. 2],(上海[Shanghai]:复旦大学出版社[Fudan University Press],2011), 269—269;约翰·萨克雷 John Thackeray,《约瑟夫斯评传》[The Review of Josephus],陆路 Lu Lu 译,(郑州[Zhengzhou]:大象出版社[Elephant Press],2019),58。

JEWISH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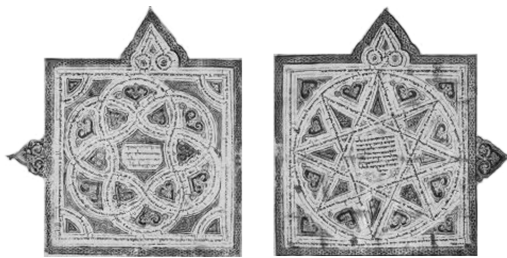
犹太研究

第18辑

教。随着希腊化时代及罗马时期的到来,犹太史学进入最后阶段。一些犹太史家仍遵循犹太《圣经》史学的传统,以希伯来语或阿拉姆语(闪族语言)写作,代表作有《马厂比传一书》《以斯得拉一书》《圣经古代史》。而另一些犹太史家接受了希腊史学,用希腊语写作,代表作有《马卡比传二书》和约瑟夫斯的《犹太战记》《犹太古代史》等。^①

约瑟夫斯的《犹太战记》遵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写作模式,即当代人写当代史,且将尖锐的批评或赞美都蕴藏于史实中。不同的是,他发出了自己祖国陷落的哀叹。东部地中海世界盛行的希腊文化和希伯来《圣经》传统的影响,在约瑟夫斯作品中都有体现。与修昔底德一样,约瑟夫斯严厉批评那些在民众中煽动过激情绪的犹太人,认为正是他们误导了民众,最终引发了罗马人的镇压。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修昔底德笔下雅典的毁灭。约瑟夫斯在《犹太战记》中对罗马的态度,是修昔底德式的写实主义与传统犹太思想的结合。在《犹太古代史》中,约瑟夫斯对在希腊化时代已广为人知的亚伯拉罕的形象做了“希腊化式的”描绘。为迎合希腊化的读者,约瑟夫斯还把亚伯拉罕塑造成一个富有浪漫情怀的英雄,以此来反驳阿皮翁认为犹太人毫无艺术及技艺天分的言论。对亚伯拉罕政治才能的描写,则让人联想到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描述。约瑟夫斯的读者中相当一部分是希腊人和接受了希腊文化的罗马人,因此他笔下的英雄必须是希腊式英雄。当然,这些品质对于犹太人而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与修昔底德一样,约瑟夫斯著作也采用了不少演说辞,包括他直接听来的以及文献记载的。约瑟夫斯与罗马帝国初期的希腊史学家——哈里卡那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之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他们著作的题目——《罗马古代史》和《犹太古代史》都很相近,著作的卷数也都是20卷。约瑟夫斯和狄奥尼修斯都描写了降临到其书中主人翁身上的种种幸运之事,描写手法也十分相近,比如约瑟夫斯笔下的摩西之死,实在可与狄奥尼修斯笔下的埃涅阿斯和罗慕洛斯之死相提并论。选择的写作题材均是他们想要为之辩护的对象,无论是罗马人还是犹太人,其预设的听众或读者都是希腊人,目的都是消除希腊人对于非希腊人的偏见。他们都强调虔诚、公正、悔改以及其他美德的重要性,批判权力腐败带来的恶劣影响等。这些希腊史学模式的影响,让约瑟夫斯成为希腊—罗马时代的一位著名史学家。实际上,在公元1世纪,已经有犹太知识分子把犹太人的传统和后期希腊文化调和起来,最著名的当属与耶稣同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他甚至认为《圣经》和柏拉图的著作有相同之处,只不过《圣经》使

^① 吴晓群,《西方史学通史》,271。约翰·萨克雷,《约瑟夫斯评传》,58。



用的是寓言,柏拉图学园派学说的精华是从《圣经》得来的。^① 约瑟夫斯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竭力调适犹太、希腊和罗马这三种强大的文化传统,他作为一个学者致力于实现犹太主义和希腊主义的互相影响和互动。^②

在罗马统治时期,犹太人几乎成为罗马治下唯一拥有自己漫长的历史记录,并将其继续保持、重新解释且不断实践的民族。到了公元1世纪晚期,犹太史写作变得更有挑战性。要写作当代史,也就是有关犹太战争的背景和过程,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犹太人的民族情感和罗马帝国统治的调适的主体,其中必然有冲突。这在约瑟夫斯的著作中都有反映,本文也将进行重点诠释。

二、约瑟夫斯史学著作的特点:求真和致用

古希腊罗马史学的根本特征是对历史真相的追求。还原事实、恢复真相、发现原因、探求因果,是评判史学著作的首要标准。约瑟夫斯的史学著作,总体来说符合这一特征的。

(一)求真:“真实性自始至终就是我写作的目的”,为新约时代提供了关键史料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对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是有自觉意识的,在用词特别是神学方面的用词上是非常谨慎的,尽力给读者留下一种客观公正的印象。在《犹太战记》序言中,约瑟夫斯声称他撰写此书是“为了爱好真理的人,而不是为了取悦读者”。他在《犹太战记》中声称:“我可以大胆地毫不犹豫地,真实性自始至终是我写作的目的。”^③“我决定尊重史实,写一部历史。”^④“这是为那些热爱真相而不是寻求消遣的人写的。”^⑤他的写作重点是当代的历史:“在希腊史学家和我们的先知止笔的地方,我开始讲述我的故事,并将所目睹的战争事件详尽描述,而对于发生在我的时代之前的事件只做简要概述。”^⑥在结束全书的时候,约瑟夫斯再次自信地写道:“这部历史到此结束。在这部书中,我们承诺要精确叙述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战争史是如何发动的。我的读者可以评判我行文的风格,但是就事实的真实性而言,我可以大胆地毫不犹豫地,真实性自始至终是

① Erwin R. Goodenoug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 Judaeu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3), 75.

② J. Edmondson, S. Mason and J. Rives, *Flavius Josephus and Flavian Rome*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13-14.

③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VII, 454.

④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 3-4.

⑤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 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我写作的目的。”^①布朗特认为,约瑟夫斯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相对公正的视角,既批评犹太权贵对穷人的压迫,也批评穷人对权贵的暴力报复。^②

约瑟夫斯作品的史料来源基本是可靠的。《犹太战记》是约瑟夫斯奉命而写的一部作品,出版于公元75—79年,它起初是用阿拉米亚语写成的,后译成希腊文出版。作为一名犹太人,耶路撒冷圣殿被毁让他非常心痛。随着犹太人流散各地,由于宗教习俗等原因,犹太人备受歧视,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为了让那些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人认可并欣赏犹太民族的历史,约瑟夫斯在出版商和赞助人艾巴诺蒂斯的支持下,于公元93年出版了20卷的反映犹太人早期历史的《犹太古代史》。它是希伯来《圣经》的长篇摘录与改述,加以小幅的增删,增补巴勒斯坦随后的历史,也使用了罗马元首发布的一些公文。^③《犹太古代史》第12—20卷记述了耶稣出生和基督教形成前的历史,成为犹太史研究的唯一资料来源。约瑟夫斯对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做了清楚标记,引用了大量可证实或补充《圣经》原文的权威文献,进一步增加了该书的史料价值。在《犹太古代史》中,约瑟夫斯宣称:书中描写的所有内容都是依据文献而来的,并无任何添加或减损。^④“在《犹太古代史》中,如同我一再说明的,我仅做了经文翻译的工作而已。”^⑤“就我而言,我在此记载的每个细节都源自经书。”^⑥“摩西所宣布的所有律法都在此,我没有增添任何内容。”^⑦约瑟夫斯到罗马后住在苇伯芎的宫中,能看到国家档案,包括罗马官方记录的有关耶路撒冷围城等材料。他曾提到苇伯芎的“元首纪事”,记载过提图斯的“恺撒记事本”,称其为权威资料。^⑧

在约瑟夫斯完成《犹太古代史》的公元93年,《马可福音》已完成并在罗马流传,《路加福音》也开始在罗马出现。约瑟夫斯与路加之间存在大量相似的地方,最明显的相似之处有,二人都提到了罗马人口普查(《犹太古代史》第18卷第1—2节和《路加福音》第2章第1—5节)和亚比利尼的分封王(the tetrarch of Abilene)里萨尼亚(Lysanias)(《犹太古代史》第15卷第92节和《路加福音》第3

①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Ⅶ, 454.

② 布朗特 Peter A. Brunt,《约瑟夫斯论罗马犹太人的社会冲突》[Josephus on the Social Conflict of the Roman Jews],于《金陵神学志》[The Theology of Jinling],2015 第二期[2020, Issue 2],55.

③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Ⅲ,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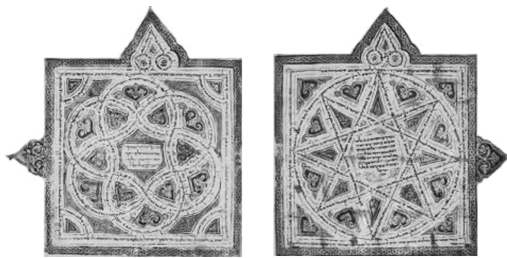
④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I, 17.

⑤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I, 54.

⑥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II, 347.

⑦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IV, 196.

⑧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I, 56.



章第1节)。^①

《犹太古代史》对耶稣生平的记载和解释,在基督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耶稣大概在此时出现,他是一位富有智慧的人——如果他可以被称为一个人的话。因为他是一位行动惊人的实干家,是一位乐于接受事实的人类导师,他为自己争取到许多犹太人和许多希腊人。他就是基督。在我们中间一些重要人物的控告中,当彼拉多判决对他实施十字架绞刑的时候,那些最初热爱他的人之后并没有停下来。因为在他被钉死后的第三天,他又复活并现身在他们面前,神圣的先知们在此之前已预言了这些及其他千千万万件奇妙之事。甚至到今天,那些追随他而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并没有灭绝。^②

这段文字表述非常清楚,但争议不断。从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史学家尤西比乌斯开始到16世纪,人们一度对其完全认可,但此后出现了基督教徒对其进行了篡改的声音。目前有三种观点:其一,完全可信;其二,认为完全是基督教篡改的内容;其三,认为记载中包括了基督教徒篡改的内容。第一种观点赞成者寥寥,第二种观点在19世纪后期一度有市场,如今多数学者支持第三种观点。根据新发现的无任何篡改痕迹的亚基帕版本的《犹太古代史》,约瑟夫斯确实记叙了关于耶稣的基本史实。这一段落现存的是希腊文手稿,而且亚基帕版本和约瑟夫斯在别的地方叙述时所使用的词汇和语法非常一致。耶稣被描写为一个智者形象,而基督徒很少这样描绘。约瑟夫斯多次使用“智者”一词来指称大卫、所罗门等《旧约》人物。他曾提到耶稣有很多希腊门徒,但《新约》并未提及。在《犹太古代史》第20卷提及耶稣时,约瑟夫斯仅称他为“基督”而无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他在此之前已介绍过他。与约瑟夫斯同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也提到了基督:“群众则把这些人称作基督徒,他们的创始人基督,在提比略统治时期被元首提比略的总督彼拉多处决了。”^③塔西佗极有可能看过约瑟夫斯的作品,因而并未特别解释“基督”一词。

在《犹太古代史》中,约瑟夫斯把耶稣与其同母异父兄弟雅各之死联系起来。《新约》没有告诉我们雅各是如何去世的,但约瑟夫斯进行了记载:“这些事情(罗马人对耶路撒冷的围城——笔者注)之所以降临到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无视义者雅各的公义,杀害了他,他是那位被称为基督的耶稣的兄弟。”“他(阿尔比努斯,

① 路易斯·H. 菲尔德曼 Louis H. Feldman,《约瑟夫斯论基督教的起源》[Josephus on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于《金陵神学志》[The Theology of JinLing],2020 第3期[2020, Issue 3],121。

②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VIII, 63.

③ Tacitus, *The Annals*, XV, 4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尼禄派来的犹太总督——笔者注)把那位被称为基督的耶稣的兄弟雅各和其他人一起带到他们的前面,指控这些人违背了律法,应当用石头打死。”^①约瑟夫斯的叙述非常流畅,并无任何篡改的痕迹。倘若被基督徒篡改过了,那么记载的资料会更为详细,而不会一笔带过。他们很可能会不吝辞藻来描写雅各,像《新约》中那样称呼他为“主的兄弟”,而不是像约瑟夫斯所说的“耶稣的兄弟”。《新约》也不可能成为约瑟夫斯的资料来源,因为新约没有提供关于雅各之死的记录。约瑟夫斯进一步把耶稣定义为“被称为基督的那一位”,因为他的作品记录了20位耶稣。约瑟夫斯研究权威菲尔德曼在《犹太古代史》的注释中称:“几乎没有人怀疑关于雅各的这一段记述的真实性。”^②

对于基督教徒来说,约瑟夫斯的《犹太古代史》第18—20卷是他们最关心的部分,因为其提供了整个新约时代的背景资料,其中对耶稣的记载是古典作家中最详细的,成为该书最具权威性的章节。对前面章节所述,约瑟夫斯既非亲眼看到,也非历史事件的当代人。约瑟夫斯对耶稣的先驱、施洗约翰,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写。据他记载,约翰告诉犹太人,“要操练德行,不仅要操练彼此间的公正,而且要操练对上帝的虔敬,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参加洗礼”^③。约瑟夫斯对犹太总督彼拉多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审判耶稣受到压力后的表现。就史料的丰富程度而言,约瑟夫斯对彼拉多的描写文字是《圣经》的10倍。^④约瑟夫斯对犹太人的城市、王宫、神庙、艺术、教派、圣殿仪式等进行了全景式的记载,成为关于公元1世纪犹太民族和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他对巴勒斯坦地区人文地理的描述以及对罗马征服该地区的记载不仅准确可靠,而且有些还是《圣经》没有的。在耶路撒冷、希律堡垒、撒玛利亚-塞巴斯特、凯撒里亚、安提帕底、加马拉等地的考古发掘中,约瑟夫斯的记载被证实是真实的。《犹太战记》描述的马萨德要塞的巨大的岩石、8座罗马军队营房的石墙和山巅的王宫以及大型蓄水池,如今依然存在。斯提文·马逊指出:今天许多考古学家都认为约瑟夫斯是一位准确的记者。^⑤威廉姆森高度评价了约瑟夫斯作品的价值:“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中,很难找出比约瑟夫斯更让我们感谢的一位历史学家。”^⑥

①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X, 197-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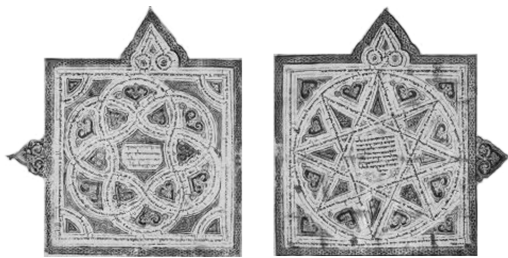
②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X, 496.

③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VIII, 63.

④ 保罗·梅尔编译,《约瑟夫著作精选》,序言,1。

⑤ Steve Mason, *Josephus, Judea, and Christian Origins: Methods and Categories*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9), 147.

⑥ 约瑟夫斯 Josephus, 《犹太战记》[The Jewish War]王丽丽 Wang Lili 译(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威廉姆森导言”[Williamson' Introduction], 8。



约瑟夫斯的著作有夸大数字的缺陷。《犹太战记》和《犹太古代史》同一事件的年代、次序、因果关系、动机、细节等方面的记载,也有不同或矛盾之处,其作品中存在夸张的倾向,尤其是在数字方面。实际上,上古史家普遍有夸大主题的倾向,他们总认为自己的主题是“最伟大的”。在《犹太战记》中,约瑟夫斯说耶路撒冷的他泊山(Tabor)高 48 千米(30 英里)^①,而它实际仅高 585 米(1920 英尺)。他在描写耶路撒冷城破的情景时称“许多地方的火都是被涌流成河的血水熄灭的”^②,并说被俘人数为 9.7 万人,围城期间死亡的人数为 110 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血统。^③这个数字明显被夸大了,塔西佗记载被围在城中的犹太人是 60 万人。^④但看完约瑟夫斯战争故事的读者,几乎不曾质疑他的渲染:“上帝或人类造成的毁灭中,没有任何一件比得上这场战争的大屠杀。”^⑤尽管存在这些缺点,但都无伤大雅。作为公元 1 世纪犹太史以及犹太人和希腊罗马世界关系史的最重要著作,约瑟夫斯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宗教文献和史料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正如美国学者汤普森所指出的:“如果没有约瑟夫斯,希腊—罗马时代的犹太史就不可能再现了。”^⑥

(二)致用:向希腊—罗马世界宣传犹太人和犹太教,并为罗马统治辩护

古罗马著名学者琉善(Lucian,亦译作卢奇安)指出:“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⑦约瑟夫斯在做到写作基本真实的同时,注重史学的致用功能,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犹太人,也接受了罗马人的统治并积极为之辩护。约瑟夫斯热爱犹太民族的文化,他撰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宣传犹太文化,记载犹太人久远的历史,并为犹太人的不公正待遇正名。^⑧与《犹太战记》明显的亲罗马立场相比较,《犹太古代史》则有意淡化作者与罗马的政治联系,更注重自己所扮演的犹太历史学家和民族辩护人的角色,

①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V, 55.

②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VI, 403.

③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VI, 414.

④ 保罗·奥罗西乌斯也不同意约瑟夫斯 110 万犹太人死亡的数据,倾向于 60 万人。见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III, 9.

⑤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V, 423-430.

⑥ 汤普森 Thompson,《历史著作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孙秉莹 Sun Bingying 译,上卷[Vol.1],第一分册[Book 1],(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1988),150。

⑦ 卢奇安 Lucian,《论撰史》[On History],收录于《缪灵珠美学译文集》[A Collection of Translated Versions of Miao Lingzhu's Aesthetics] 卷一[Vol.1],章安祺 Zhang Anqi 编订,(北京[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1998),191。

⑧ 约翰·萨克雷 John Thackeray,《约瑟夫斯评传》[The Review of Josephus],陆路 Lu Lu 译(北京[Beijing]:大象出版社[Elephant Press],2019),5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希望恢复与犹太人的关系。约瑟夫斯认为希腊—罗马世界能够从犹太民族的历史中学到很多,会发现这种学习非常值得,这样的感情迫使他写了《犹太古代史》。约瑟夫斯最先把犹太人的历史介绍给外部世界,使犹太史知识成为一般人都可占有的文学财富。^① 在《犹太古代史》的后半部分,他认为犹太人需要与周围的民族保持良好关系,希望“民族之间和平共处,摒弃前嫌”。^② 约瑟夫斯的叙述出自犹太人的视角,关注到犹太人的与众不同,指出他们随时准备为捍卫本民族的律法而牺牲。《犹太古代史》记载了犹太分封王希律(Herod Antipas)将异教徒的娱乐项目引入犹太而引起部分犹太人的不满,有十名犹太人准备暗杀他,事泄后被处决。约瑟夫斯写道:“那些犹太人英勇无畏地向希律展示了准备用来刺杀他的短剑。”^③这种爱国主义和宗教感情构成了约瑟夫斯描写圣殿被毁和犹太人被屠杀的基调。约瑟夫斯在《犹太战记》中宣布上帝如今住在罗马,将《犹太古代史》作为一种教育罗马帝国犹太人的工具,把自己战略性地摆在了犹太人和罗马人之间^④,成为他作为犹太人和罗马人的一种调适。

约瑟夫斯在《犹太战争》对犹太人的英勇表示敬意:“他们宁愿牺牲在疆场,也不愿意因为饥饿而死。”^⑤他对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和同胞被屠杀痛心疾首:“儿童和老人、俗人与祭司同遭屠戮。各阶层都在战火中身陷图圈,无论他们是自卫还是哭泣求饶。”^⑥约瑟夫斯以末日将近的笔调描述最后的巨变:“当圣殿起火,掠夺持续在四处进行,被捕的人死于剑下……小孩与老人、俗人与祭司同遭屠戮;各阶级都在战火中身陷图圈,无论他们是自卫还是哭泣求饶。在火焰无情横扫的呼啸声中,隐约传来崩坏的低鸣。高耸的山丘与熊熊燃烧的庞大建筑让整座城市陷入火海之中,至于嘈杂的声音,再没有比这类声响更具毁灭性与令人惊恐……然而,比嘈杂声更可怕的是触目可见的景象。圣殿山从顶端到底部都被火焰包裹着,仿佛从最底层沸腾起来。”^⑦类似记载在约瑟夫斯著作中并不鲜见,凸显了他对犹太人身份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约瑟夫斯在战败后投降罗马并为之效力,他因此受到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指

①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155。

②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VI,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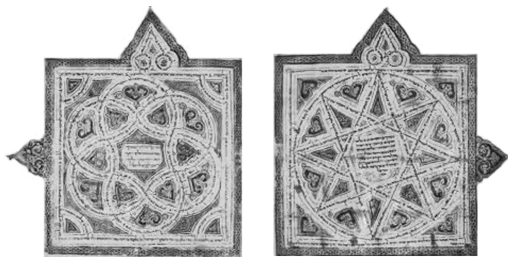
③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V, 267.

④ Zuleika Rodgers, *Making History: Josephus and Historical Method*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6), Introduction, 8.

⑤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I, 181.

⑥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VI, 270.

⑦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VI, 270-277.



责,被认为是叛徒,“想把我抓回去处死”^①。在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和希腊人陷入了没完没了的争斗。双方都派遣三名代表到罗马元首盖乌斯·卡里古拉面前说明情况。希腊人的代表阿皮翁攻击犹太人,诋毁他们没有像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建造祭坛、雕像及神殿来尊崇罗马元首。阿皮翁指控犹太人蔑视元首的尊严,不崇拜元首为神,认为崇拜盖乌斯·卡里古拉并为其雕刻塑像是可耻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斐洛代表犹太人进行辩解,但是被盖乌斯·卡里古拉打断。^② 保罗·奥罗西乌斯指出:“卡里古拉仇恨人类尤其是犹太人。”^③阿皮翁也对约瑟夫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约瑟夫斯为此撰写了《自传》和《驳阿皮翁》,这两部著作成为希腊语檄文的典范,为自己辩解也为犹太人正名。约瑟夫斯的《驳阿皮翁》是一部论战性作品,第一次详细地阐明并且捍卫了犹太教的教义。^④ 约瑟夫斯自己在作品中以第三人称形式出现,反驳那些犹太控告者。阿皮翁对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拒绝崇拜希腊神感到非常愤怒:“如果说犹太人属于公民团体,那么他们为何不敬亚历山大里亚人所敬的诸神呢?”^⑤约瑟夫斯驳斥希腊人对犹太宗教信仰的诋毁,希望希腊人能够尊重犹太人。虽然用希腊语写作,但他认可犹太人的律法,坚信犹太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种族的“纯洁”,绝不希望自己“从灵魂深处成为希腊人”^⑥。他认为希腊作家的信仰浅薄而糟糕,文笔流畅却缺乏历史感。^⑦ 他认为希腊人“不断地自我膨胀”,错误认为希腊人是拥有古代知识的唯一民族。“他们忽视我们民族的历史,不是出于无知就是装作无知。”^⑧ 约瑟夫斯愤慨地指出:“简言之,他们故步自封的方法,就是历史方法的对立面。”^⑨他把污蔑犹太人的埃及人称为犹太人的死敌,认为是他们煽动希腊人反对犹太人,并谴责没有善待犹太人的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约瑟夫斯在罗马时期致力于向希腊世界,包括受过教育的罗马人宣传犹太世界,将恢复犹太民族

① Josephus, *The Life*, 416.

②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VIII, 257-260. 在当今西方学界,人们依旧视斐洛为“希腊化时期犹太人中最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并认为斐洛在西方学术上最具影响的成就,便是“他对‘隐喻解经法’的理论发展”。见 Elizabeth, ed.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400.

③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VII, 5.

④ 阿巴·埃班 Abba Eban,《犹太史》[*Jewish History*] 阎瑞松 Yan Ruisong 译(北京[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86), 96.

⑤ Josephus, *Against Apion*, II, 165.

⑥ Josephus, *Against Apion*, I, 180.

⑦ Josephus, *Against Apion*, I, 1.

⑧ Josephus, *Against Apion*, I, 5.

⑨ Josephus, *Against Apion*, I, 1, 26.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的名誉作为自己的职责,这对东地中海的希腊语世界正确认识犹太人和犹太教是有帮助的。

对约瑟夫斯这样亲罗马的犹太人来说,神本史观也是他解释罗马人统治地位的有力武器。接受罗马人的统治和罗马文化,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约瑟夫斯是第一批认同罗马统治的犹太人,实现了从耶路撒冷祭司到罗马犹太人的嬗变。他的《犹太战记》是经过弗拉维皇室批准的官方史书,提图斯亲自为它签名,批准出版。^① 约瑟夫斯最早向希腊罗马世界介绍犹太人和犹太教,也用神本史观为罗马统治辩护。约瑟夫斯认为:“命运已经从四面八方(罗马人)来到那里。上帝在周游列国之后,现在已经安居在意大利那里。”^② 约瑟夫斯认为,将权力转入罗马人一方是上帝的安排,上帝决定了罗马人必须是胜利者,罗马军队的胜利是罗马人的命运和美德的结果,呼吁犹太人接受罗马人的统治。约瑟夫斯在罗马战神广场看到过罗马军团的游行,非常钦佩罗马军队:“他们的训练和实战是没有区别的,每位士兵都在平时的训练中非常卖力,就像在作战似的。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事态紧张,他们马上可以起来作战。他们不会因为障碍而丧失纪律,不会恐慌,也不会惧怕,没有他们吃不了的苦。战胜那些没有怎么经过训练的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把他们的练兵说成没有献血的战场,把战争说成流血的训练,是毫不为过的。”^③ 因而在犹太战争初期,约瑟夫斯竭力劝说犹太人开战要慎重。“我促使他们好好思考即将与之开展的罗马人,要他们牢记,不管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运气方面,他们都要逊于罗马人。”“我真诚而又执着地劝说他们不要妄自行动,因为我已经预判这场战争肯定会以我们毁灭性的失败收场。”^④

为了替罗马人的统治辩护,约瑟夫斯在《犹太战记》中表达了更深层次的信息:上帝抛弃了他的犹太选民,并借罗马人之手毁灭了圣殿,就像借巴比伦人之手毁灭第一圣殿一样。这就是犹太人永远不应该向罗马人开战的原因,因为他们注定失败。约瑟夫斯用罗马帝国不可征服的思想安抚那些被征服者,并阻止犹太同胞和其他人的进一步反抗。^⑤ 约瑟夫斯对犹太起义持悲观态度:“那么多的泱泱大国都被征服了,犹太人又如何能有希望获胜呢?”^⑥ 他将战争责任推到犹太强硬派身上。“宗教骗子与盗匪头子合力驱使民众反叛,以死亡威胁那些服

① Josephus, *The Life*, 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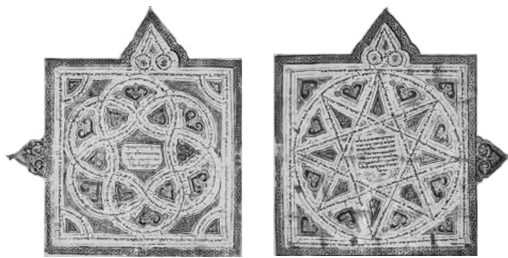
②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V, 9.

③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VII, 73-87.

④ Josephus, *The Life*, 17-19.

⑤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I, 108.

⑥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 342.



从罗马的人。”^①在犹太民间记忆中,提图斯一直是邪恶的“毁灭者”的形象,正是他下令焚毁圣殿的。在塔西佗的笔下,也是提图斯下令摧毁圣殿的,因为在讨论中提图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宗教。^②但在约瑟夫斯的笔下,提图斯是一位极具仁慈心的罗马统帅。“提图斯非常渴望保护耶路撒冷城免遭毁灭,就派约瑟夫斯去用犹太人的母语跟他们谈判。”^③约瑟夫斯认为,提图斯是想让犹太人投降的,最终不得不烧掉大门,但又下令扑灭大火。^④约瑟夫斯力图描写提图斯拯救圣殿的愿望,一方面表现了他想要维护提图斯声誉的心情,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已经消失的圣殿的怀念。在他的眼中,故意毁灭圣殿的行为令人发指,因此他才竭力为提图斯辩白。这也反映了约瑟夫斯对犹太圣殿有一种深深的挥之不去的情愫。关于对圣殿的敬意和圣殿被毁后其悲痛心情的描述,在约瑟夫斯作品中随处可见。约瑟夫斯没有把圣殿被毁的主要责任归结于罗马人,而是认为这是上帝对犹太人罪行的惩罚,是由于犹太人的内争,也由于对律法的违背。内部斗争既是《犹太战记》的中心主题,也是《犹太古代史》的叙述重点之一。^⑤

弗拉维皇族并非朱里亚-克劳狄皇族的延续,其统治的合法性一直受到当时一些罗马人的质疑。取得犹太战争的胜利,是苇伯芎和提图斯最大的战功,是事关弗拉维王朝立国根本的大事,也是犹太教和犹太民族的心理创伤。约瑟夫斯对自己的祭司身份很在意,他在后来向罗马投降时说,他有释梦的本领,能够解释头脑中出现的有关犹太人和罗马人前途的幻象。作为祭司的后代和祭司,约瑟夫斯能够解读《圣经》中的各种预言。^⑥约瑟夫斯记载了一系列神秘迹象,将其看作罗马人拥有天命的依据。他描写了公元70年及前几年发生在耶路撒冷圣殿里或天上的许多离奇现象,如天空出现了一颗恒星和一颗彗星,圣殿每扇门自动开启,人们看到天上出现战车和军队的战斗场面,圣殿区有一头牛生下了一只小羊羔,圣殿里传来了宣告离开的神秘声音。公元66年,一位名叫耶稣的农民不断警告犹太人,一场悲剧即将降临。约瑟夫斯认为,犹太人执迷不悟,没有领会这些不详的凶兆,反而当成鼓励他们揭竿而起的吉兆。之后,他还指出了两个被严重误解的预言。一个是古老的预言,说当圣殿变成方形的时候圣城将被

①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 264.

② Tacitus, *The Histories*, *Fragments*, 2.

③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 348.

④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VI, 124-129.

⑤ Louis H. Feldman, *Josephu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40.

⑥ Louis H. Feldman, *Josephu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V, 41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毁灭。他认为,在安东尼亚城堡遭围攻被毁灭时它就已实现。另一个预言是关于统治者的神谕:“但是最能鼓励他们参战的就是那一则隐晦的预言……到那时,他们国中的一人将统治整个世界。”^①在约瑟夫斯看来,这个人就是罗马统帅苇伯芎,而非哪一位犹太人。他认为,苇伯芎是上帝选中的代理人,苇伯芎之子提图斯则受神的特别庇护。塔西佗进一步说:“大多数人却坚信他们的古老的宗教文献曾预言,正是在这个时候,东方才能强大起来,而从犹太出发的人将占有世界。这一神秘预言实际上指的是苇伯芎和提图斯。”^②这些关于圣殿的奇谈怪事,一方面是出于古代作家写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罗马镇压叛乱提供了政治和宗教理由。

尽管为罗马人的统治辩护,但约瑟夫斯并没有放弃对犹太教的热爱,在书写时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感情。犹太人维护宗教信仰的感情是强烈的。在塞琉古王国统治时期,犹太贵族耶孙在安条克四世的支持下曾推行“希腊化改革”。“希腊化”不仅是指把希腊语作为人们交流的主要语言加以推广,也包括推行希腊的教育、竞技会、体操、戏剧等文化,反对派以影响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为由激烈反对,改革最终失败。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四世宣布禁止犹太教,抢夺了圣殿的财富,引发了犹太人的暴乱。对冲突的原因,《剑桥古代史》认为是犹太人主动挑起冲突,才导致后来的迫害和殉难,犹太人要承担部分责任。^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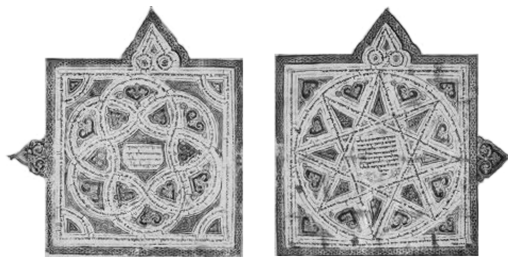
在之后的罗马统治时期,约瑟夫斯记录了公元前50—前40年罗马政府颁布的许多保证犹太人特权的诏书,它们称犹太人为“朋友加盟友”,允许其保持风俗习惯。^④罗马统治者对犹太人的态度总体是友善而宽容的。进入帝国时期以后,元首崇拜日渐兴起,元首被臣民视为神,元首塑像受到臣民的膜拜。而犹太教禁止偶像崇拜,也不允许将任何偶像带入耶路撒冷圣城,元首崇拜与犹太宗教难免产生冲突。约瑟夫斯小心翼翼地记录了这种宗教矛盾的演变过程。为了尊重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罗马军队一直没有在耶路撒冷城使用带有塑像的军旗。公元6—26年担任犹太总督的彼拉多,在夜间军队移防中使用了印有罗马元首提比略半身像的军旗。犹太民众要求他撤去军旗,彼拉多则认为这是对罗马元首的侮辱,双方产生冲突。彼拉多还将元首肖像带入耶路撒冷,在犹太人中间引发骚乱。此外,彼拉多在建造为圣殿提供水源的工程时,动用了圣殿的祭祀基

① Louis H. Feldman, *Josephu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Ⅲ, 242-404.

② Tacitus, *The Histories*, V, 13.

③ A.E.阿斯汀 A.E. Astin 等编,《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卷八 [Vol.8],陈恒 Chen Heng 等译,〔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Press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2020),382.

④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Ⅳ, 10.



金,引发了犹太民众的骚乱。^① 在描写冲突的时候,约瑟夫斯对犹太民众持同情态度,记录了民众宁可死亡也不愿意看到律法被冒犯的宗教感情。叙利亚行省总督维特里乌斯及时制止了彼拉多的行为,让犹太人独立处理宗教事务,并主动改变行军路线以避免罗马军旗出现在耶路撒冷,赢得了约瑟夫斯的赞扬。^② 公元 37—41 年在位的盖乌斯·卡里古拉,要求臣民称自己为“主人和神”,把自己当作神来崇拜。^③ 他下令把自己的塑像放进耶路撒冷圣殿,这在公元 40 年引发了犹太人的骚乱。据约瑟夫斯记载:“他们(犹太人)说,自己宁可死去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律法被冒犯,即便当时他们准备让自己的土地荒芜。”^④ 约瑟夫斯同时代的犹太人裴洛的记载,也证实了此事:“他极为痛恨犹太人,从亚历山大里亚开始,他霸占了一座座城市,在会堂里摆满了他的画像和雕塑……在圣城,他霸占了圣殿,企图把它改造为自己的神庙,并且称之为‘朱庇特显灵、小盖乌斯的神庙’。”^⑤ 约瑟夫斯笔下的犹太总督彼特罗尼乌斯,对犹太人的呼声表示理解和同情,并向元首求情。“除非元首想毁灭这个国家以及其中的居民,否则就应该收回敕令。”^⑥ 不久,盖乌斯·卡里古拉被杀,“元首的死亡结束了犹太人的暴动”^⑦。

约瑟夫斯笔下的继任者克劳狄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犹太人的权益,他颁布敕令,维护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和特权:“我希望没有谁因盖乌斯·卡里古拉的缺乏理解而损害犹太民族的权利,他们也应保留原先拥有的特权,犹太人应当始终致力于自己的习俗……”^⑧ 而尼禄时代的犹太总督弗洛鲁斯则劫掠犹太圣殿宝库,纵容军队闹事和杀害平民,约瑟夫斯认为是弗洛鲁斯迫使犹太人与罗马人宣战,对他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认可对罗马元首的个人崇拜,称“我们只向元首——不向其他任何人——表达一种特别的尊敬”^⑨。在约瑟夫斯看来,最大的不幸是后来的部分罗马总督的无能,但是犹太人不能总揪住有些事情不放。他明确指出,罗马元首不会支持总督的错误行为,他们不应为总督的错误行为负责。约瑟夫斯没有批评任何一位罗马元首,就连被罗马元老院宣布为“公敌”的尼禄,他也认为与弗洛鲁斯的错误无关。尼禄那封引发犹太人起义的诏书,约瑟

①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 169-174.

②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VIII, 93; XVIII, 106.

③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VII, 5.

④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 160-170.

⑤ Philo, *Embassy to Gaius*, trans. F. H. Colson and G. H. Whitak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43.

⑥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 160-170.

⑦ Tacitus, *The Histories*, V, 10.

⑧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IX, 280.

⑨ Josephus, *Against Apion*, VI, 77.

夫斯声称是收受了希腊人贿赂的秘书所写,与尼禄本人无关。^① 约瑟夫斯尽力以一种中立的态度来记录罗马人和犹太人的宗教矛盾,这与塔西佗等对犹太人的歧视性叙述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约瑟夫斯的史学地位:对世界史叙述的尝试和神本史观的构建

约瑟夫斯对自己的祭司经历和犹太宗教深以为傲,首次提出了神本史观,不仅成为《圣经》的解释者,也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实践及运动的记录者。他认可犹太人的神权政体,认为上帝能够预见人类发展的方向,赋予犹太人在地中海世界各民族中以特殊的地位,构建了一种以犹太人为中心的世界史。他提出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神本史观,也为罗马历史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成为基督教史学的源头。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第一个神本宣言,成为基督教史学的源头

希伯来《圣经》的核心思想主要是由一神论、契约论和末世论组成的,这些思想也贯穿于其史学思想之中。希伯来《圣经》主要是一部历史著作,在其39部书简中有17部与历史有关。5位大先知和12位小先知的著作,主旨虽不是编写历史,但也包含了大量的历史情况。^② 顾晓鸣认为:“一部犹太《圣经》,不啻是民族历史行程的记载,民族经历过的往昔事件成为整个民族存在的文化标记……从作为小文化形态的历史编纂学角度来说,犹太民族较之其他民族,保留了更多部落生活和活动的历史记载。”^③ 进一步而言,对于历史写作,希伯来《圣经》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编年的、宇宙的构架和道德判断的基础,其主题是歌颂古代以色列民族摆脱埃及的控制,在上帝的指引和庇护下重获自由。这个压倒一切的主题并不只是具有宗教上的意义,同时也体现了犹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不同于其他古代民族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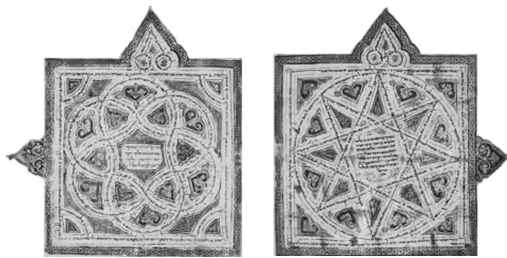
约瑟夫斯以自己的祭司身份为荣,强调犹太民族是一个由上帝统摄、由祭司领导的民族,“我们的律法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制定的,对于我们来说不遵守律法就意味着对上帝的不满”^④。约瑟夫斯指出,犹太民族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的

①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 250.

② 吴晓群,《西方史学通史》,299。

③ 顾晓鸣 Gu Xiaoming,《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Judea: A Culture Full of “Perversion”](杭州[Hangzhou]:浙江人民出版社[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6),33。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IV, 10.

④ Josephus, *Against Apion*, XXI, 184.



民族,“所有的权力和权威都来自上帝”,“还有比这更神圣的政体吗?”^①他以这种神权政治为豪:“有什么体制能比上帝统治一切,将最重要的事务交到祭司的手中,让大祭司统领所有祭司的制度更好更公正呢?”^②约瑟夫斯进一步表明上帝主宰人类历史的观点:“任何认真研读历史的人从中得出的主要教训就是:人们要遵从上帝的意志,不要妄图僭越已经完美制定的法律。万事皆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因为人们的成就都是拜上帝恩惠所赐。”“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必然兴盛,那些偏离上帝律法的人,最终必然遭殃。”^③对于如何处理现世的罗马元首统治和对待上帝的态度产生的悖论,约瑟夫斯认为,“即使对罗马元首和罗马人民的致敬也不能超过上帝”^④。约瑟夫斯提出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神本史观,为一些犹太教神学家所接受,成为古典史学世界中第一个神本宣言。约瑟夫斯通过与其生平紧密联系的自我撰史实践,在希腊罗马史学之外为日后的基督教史学提供了另一种在历史中阐释“自我”的路径。

约瑟夫斯在作品中多次用上帝的意志来解释犹太人的历史。据约瑟夫斯记载,当以色列大祭司以利爱自己的儿子超过上帝时,上帝就托梦给他,以色列人将遭受一场大灾难,他的两个儿子都将死去。^⑤处死施洗约翰的犹太王希律,于公元44年在凯撒里亚死去。《使徒行传》第12章第19—23节)记载上帝派天使降下惩罚,希律遭到蛇的咬噬而死去。而约瑟夫斯也记载此事,并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犹太人相信,希律·安提帕全军覆没的灾难,乃是上帝对他处死约翰的一种报应,是上帝执意要惩罚他。”^⑥“不久,他抬头观看,发现自己头顶上有一位天使。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位降灾的天使,因为赐福的使者之前也同样降临过他。”^⑦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约瑟夫斯的记载总是与《圣经》的记载互相印证。就约瑟夫斯自己的命运而言,尽管多次遭人陷害,但是“由于上帝的恩典,我常常化险为夷”^⑧,因而对上帝充满感激。特萨·瑞杰克认为,约瑟夫斯的作品都是在宣扬上帝的全能以及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重要性,而对律法的坚定则是不容改变的。^⑨

① Josephus, *Against Apion*, XIII, 188.

②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II, 185.

③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I, 1, 14.

④ Josephus, *Against Apion*, VI, 76.

⑤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V, 352.

⑥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III, 106.

⑦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XIX, 343-351.

⑧ Josephus, *The Life*, 425.

⑨ Tesaa Rajak, *The Jewish Dialogue with Greece and Rome Studies in Cultural and Social Interaction* (Leiden: Brill, 2001), 21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在古希腊罗马史学中,人本史观占主要地位,求真精神一直为史学家所孜孜以求。尽管有些史学家在精神上与神灵有一定的联系,在解释历史的时候把神灵意志作为要素之一,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完全是神的奴隶,并不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神。他们虽然在作品中为神搭建庙堂,但仅在需要时才去请教神。从本质上说,人本、求真是和敬神是冲突和矛盾的。修昔底德和波里比乌斯取得了很高的史学成就,这是在突破了神的界限后才实现的。^①而在约瑟夫斯之前,从未有史学家把上帝提升到主宰一切的地步。约瑟夫斯的历史书写,始终强调历史事件的神秘性因素、上帝对人类事务的干预,这表明了他想要创造一种智慧的历史。约瑟夫斯在《犹太战记》中认为,“最能够煽动犹太人起来与罗马人进行战争的是一条神谕,那就是他们国家中要有一个未来成为统治全世界的王”^②,将战争归结于宗教原因。对约瑟夫斯而言,最理想的政体就是以法律和神权治国的神权政体,而对浮躁的民众和煽动者则表现出一种蔑视。“神权政治”的概念没有出现在任何非约瑟夫斯作品的希腊文献中,约瑟夫斯正是凭借“神权政治”这个概念体现犹太民族政治体系的独特性。^③由于约瑟夫斯尚处于罗马古典史学鼎盛时期,优秀史学传统仍在史坛居主导地位,神本史观并未造成严重影响。但约瑟夫斯提出的这种新的解释历史的方向,后来被尤西比乌斯、奥古斯丁等基督教史学家发扬光大(正如尤西比乌斯所说的:“用历史纪录来证明神的判断”^④),影响长达数个世纪。希腊罗马的古典史学以理性思维方式构建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观念,成为古代世界历史的主流,成为古典史学繁荣兴盛的重要基础。由约瑟夫斯开始的神本史观则突破了古典史学的这种历史观念,将未来纳入其中,从而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穿在一起,构建了一种线性时间观和历史发展观的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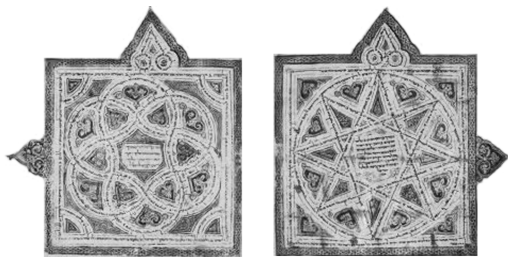
基督教史学源于犹太史学。圣杰罗姆(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的《基督教著名作家列传》中,就收录了约瑟夫斯。作为基督教史学的开拓者,约瑟夫斯开创了许多后来为基督教史学家所遵循的传统。第一,他开创了世界纪年法。根据约瑟夫斯的推算,从创世到出版《犹太古代史》是4977年。第二,他历史写作的根本目的是引导读者礼拜上帝。约瑟夫斯在《犹太古代史》的开篇序言中说:“现在我将读者召回,让他们思考上帝,判断我们的上帝是否如其本性那

① 郭小凌 Guo Xiaoling,《西方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北京[Beijing]: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The Press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2016),114—115。

②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VI, 281.

③ Per Bilde, *Flavius Josephus, between Jerusalem and Rome: His Life, His works and Their Importanc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88), 117.

④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I, 10.



样值得礼拜,将合适于他的归于他,而不要受到其他那些民族那些不得体的传说的玷污。”第三,他严格按照《圣经》的顺序来讲述历史,既不增加也不遗漏。第四,他认为摩西是“史学之祖”。约瑟夫斯将摩西视作最初的律法制定者,认为摩西那受神启示而颁布的神圣戒律,代表一种不同于梭伦、罗慕路斯等古典立法者的文化内容。由于摩西是立法者,依据上帝而立法,因此他所记载的历史既讲述法律和行为,也充满了对本质的思考,尤其是对上帝的本质的思考。这是历史写作和阅读的根基,不再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了,因为真理已经被上帝启示。^①

当被誉为“教会史之父”的基督教史家尤西比乌斯写《教会史》时,他进一步解释了约瑟夫斯的神谕:“不过,苇伯芴并没有统治全世界,他所统治的范围仅限于罗马版图之内。这项预言所指的对象更应该是基督,圣父曾对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而且,基督圣使徒的‘声音通遍天下,言语传到地极’。”^②这个统治全世界的“王”,在尤西比乌斯的笔下,由苇伯芴转变为了耶稣基督。而在这样的转变过程里,虽然对同一条神谕的具体阐释不同,但对借这条神谕来解读历史的阐释策略,犹太教史家约瑟夫斯与基督教史家尤西比乌斯却如出一辙。我们可以在这种历史阐释理论策略的传承与嬗变中,更为深入地理解约瑟夫斯及其对早期基督教史学的意义。

(二)构建犹太人的创世神话,撰写犹太人的通史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犹太人是一个重视历史、强调反思的民族,其史观既包括通过预言展望未来,也包括对历史的回溯和反思。犹太一神教开启了以神学理论解释历史的先河,提出了一种奠定在犹太教义之上的新的历史理论。《犹太古代史》摒弃了传统的希腊—罗马写作模式和当时盛行的罗马中心论,决心成为一部犹太人通史。约瑟夫斯是按照犹太教对世界起源的学说来撰史的,《犹太古代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以犹太人为中心的世界史,其历史视野更开阔,将自然史和人类史都囊括其中。李维从罗马建城写起,约瑟夫斯则从世界诞生处着笔。《犹太古代史》上迄上帝创世,下至公元66年犹太人大起义。“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大地还没有出现,而是隐藏在漆黑中。当上帝说要有光时,灵气就在大地上运行。”^③“起初所有人都讲同一种语言,他们建了一座通天塔,以为可以到天国。但上帝吹一阵风,摧毁了塔,给每个人以一种特别的语言……从那时

① 王晴佳 Wang Qingjia,李隆国 Li Longguo,《外国史学史》[A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Around the World](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The Press of Peking University],1996),69—70.

② 优西比乌 Eusebius:《教会史》[The Church History],梅尔 Paul L. Maier 英译,瞿旭彤 Qu Xutong 译(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9),120.

③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I, 2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起,他们因语言不同而分散了,到处建殖民地。每群人都占领了他们在上帝指引下发现的国家,在每一片大陆上定居,跨海到海岛上生活。”^①这就是约瑟夫斯作品中世界历史的开端。

约瑟夫斯在写作《犹太古代史》时查阅了《圣经》,对《圣经》的记载给予一些补充或删减。这既是他学习犹太律法与传统的结果,同时也是为了不给予外人攻击犹太宗教和历史的机会。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记载,恶神提丰在一场战斗后骑驴逃了七天,生了两个儿子——耶路撒冷和犹太^②,即将犹太人视为恶神提丰的后裔。在自己的作品中,约瑟夫斯略去了耶路撒冷圣殿中供奉着驴像的事实,以避免给人造成在希腊—罗马世界已形成的犹太人崇拜动物的印象。罗马元首提比略曾打算将犹太人都驱逐出意大利,他后来改变了主意。元首克劳狄曾威胁说要驱逐犹太人,因为他认为犹太人总是在制造麻烦。据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记载,当他(斐洛)将一个使团带到罗马元首盖乌斯·卡里古拉面前时,元首问犹太人为什么从来不接触猪肉时,整个宫廷哄堂大笑。^③盖乌斯·卡里古拉下令将自己的塑像放到犹太圣殿,只是他后来被杀因而这一命令未来得及得到执行。^④这反映出部分罗马统治者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傲慢态度。在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中,西塞罗认为犹太教是野蛮人的迷信^⑤,塔西佗认为圣殿供奉动物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认为神圣的一切在犹太人看来却都是渎神的,我们所憎恨的一切在他们那里却又是合法的”^⑥。在地中海世界,普遍存在对犹太人的偏见,涌现了一股强大的反犹太主义思潮。亚述人、米底人、波斯人视犹太人为最低贱的民族,塞琉古人认为犹太教是迷信,埃及人认为犹太人祖先摩西是麻风病人。在希腊人看来,犹太人不与其他人共餐,也不与他人共享福、祷告、献祭,比东方的苏萨、巴克特里亚或印度离他们更遥远。

但是我们对罗马共和末年和帝国初年罗马政府对犹太人的敌意不应过分夸大。恺撒颁布法律来保障犹太人宗教自由,因而在公元前43年恺撒被杀后,犹

①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I, 118-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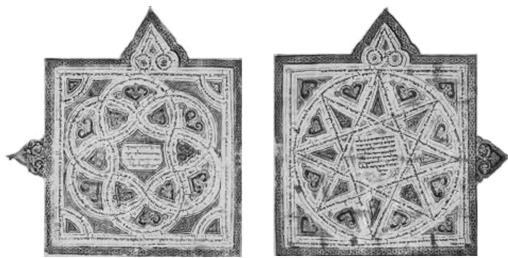
② 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on Isis and Osiris*, trans.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LCL), XXXI, 1.

③ Martin Goodman, *Rome and Jerusale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08), 285.

④ Tacitus, *The Annals*, III, 54.

⑤ Cicero, *Pro Flacco*, trans. Clifford H. Jack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LCL), 28, 67.

⑥ Tacitus, *The Histories*, trans. Clifford H. Moo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LCL), V, 4.



太人非常悲恸。公元 1 世纪末的罗马作家苏维托尼乌斯写道：“在公共哀悼的高潮中，许多外籍人也按照各自的习俗成群围着他痛哭流涕。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甚至连续几夜集合起来在焚尸场哀悼。”^①奥古斯都继续确认了恺撒颁布的保障犹太人宗教自由的法律，还免除了犹太人的兵役。奥古斯都还分封希律为以大、以买土和撒玛利亚的分封王。^②塔西佗写道，在提比略统治时期，犹太局势平静无事。^③保罗·奥罗西乌斯还提到提比略向元老院建议将基督视为神，但是元老院拒绝神化基督。^④在克劳狄统治时期，犹太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到任的总督想取消大祭司的圣服，但是克劳狄下令恢复犹太大祭司的圣服。^⑤在一个人口众多、移民不断涌入的特大城市罗马，对犹太人的反感并不普遍，他们在融入罗马生活方面并不困难。虽然犹太人不用向罗马的神祇献祭，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在会堂里为政府的福祉祈祷。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团体都不具有的特权。

约瑟夫斯对犹太人的历史充满了自豪。他坚持认为犹太人的祖先比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更悠久，“犹太人拥有五千年的历史”^⑥。在他看来，犹太人在地中海各民族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和历史，能够超越希腊人的“神话帝国主义”。约瑟夫斯认为摩西早于荷马，他骄傲地指出：“作为将军，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作为先知，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所有的宣告，使人仿佛听见上帝自己的声音。”^⑦约瑟夫斯对法老宫殿中的摩西英俊的相貌、成人后卓越才能的描写，出埃及期间在西奈半岛的经历以及此前此后犹太人对他的各种称呼，都是《旧约》中没有的。上帝为了帮助摩西带领犹太人出逃埃及，给予埃及法老和埃及人很多惩罚。《犹太古代史》不仅为基督徒也为犹太人证明了“神授启示”的真理，同时进一步证实了业经考据证实的与《圣经》有关的诸多历史事实，对犹太人“特选子民”的历史研究有重大价值。

四、结语

约瑟夫斯非常喜欢历史写作，他认为自己正在跟随修昔底德、李维等人的脚步。他无疑与那个时代的希腊罗马史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用希腊文写作，有

① Suetonius, *The Lives of the Caesars, the Deified Caesar*, LXXXV, 5.

②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VII, 324.

③ Tacitus, *The Histories*, V, 9.

④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VII, 4.

⑤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X, 1.

⑥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I, 13.

⑦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IV, 32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学者将他称为“希腊史学家”。^① 约瑟夫斯引述或重复希伯来《圣经》中的明显的“非希腊”特征。同时,他仍处于希腊史学传统之中,“以希腊式的武器来对抗非希腊”^②。约瑟夫斯的著作正是这两种特征的奇妙结合。从公元 69 年始,约瑟夫斯成为罗马公民,有 30 余年的时间在罗马度过。正是在罗马,他写作并完成了他所有的作品,《犹太古代史》最后三卷(第 18—20 卷,公元 6—66 年)描述的都是有关罗马的历史,因而有学者将其称为“罗马史学家”。公元 1 世纪,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及基督教徒等在许多问题上都是相互影响的。与其他作家相比,约瑟夫斯有意识地将犹太人有关上帝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观点引入历史写作。在记叙《圣经》故事时,约瑟夫斯既没有肯定它,也未否定它。^③ 对犹太人而言,理想不仅与一神教相联系,也与普世主义的欲望相联系,约瑟夫斯的历史写作试图把其他民族的历史包括在《圣经》叙述和年代记中。在罗马时期,约瑟夫斯的犹太身份在寓居罗马期间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因此,约瑟夫斯的著作始终不同于罗马统治时期以希腊文写作的其他非罗马本土的史家,如狄奥尼修斯、阿庇安等人。约瑟夫斯由此被誉为犹太历史中的希罗多德或者李维,或是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④ 他的著作体现了公元 1 世纪罗马历史书写的潮流,尤其是《犹太战记》代表了当时的主流历史写作风格,成为那个时代历史写作的方向。

约瑟夫斯生活在公元 1 世纪的东地中海世界,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和地域。约瑟夫斯获得罗马公民权前后的个人生涯,以独特的方式反映了这一时期巴勒斯坦等东部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冲突和时代主题:地方行省和地方本土主义、民族情结与维护罗马帝国统治之间的矛盾,本土文化、民族主义和占主体地位的希腊—罗马文明之间的矛盾,“灵活的实用主义与忠实的宗派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忠于阶级利益与忠于小集团之间的冲突”^⑤。约瑟夫斯的史学世界属于犹太史和希腊—罗马史研究范畴,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基督徒等群体在许多问题上都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与其他作家相比,约瑟夫斯有意识地将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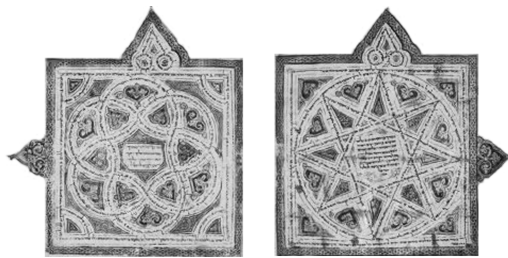
① Mireille Hadas-Lebel, “Flavius Josephus, Historian of Rome,” in *Josephu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Period Fausto*, eds. Parente and Joseph Sievers (Leiden: Brill, 1994), 99-106.

② Shaye Cohen, “History and Historgraphy in the Against Apion of Josephus,” in *Essays in Jewish Historygraphy, History and Theroy*, ed. A. Papoport Albert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1.

③ Shaye Cohen, “History and Historgraphy in the Against Apion of Josephus,” Ⅲ, 81.

④ 唐纳德·R. 凯利 Donald R. Kighley, 《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Multifaceted History: A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odotus to Herder*] 陈恒 Chen Heng 译(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141.

⑤ 泰萨·瑞洁克 Tessa Rajak, 《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ciety*] 周平 Zhou Ping 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绪论(Preface), 1—5.



太人有关上帝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观点引入他的历史写作。在约瑟夫斯写作的时期,作为弗拉维皇室的座上宾,他已从帝国政治的边缘转向了帝国的中心。约瑟夫斯希望犹太世界与非犹太世界尤其是与罗马统治者和谐共存,这从侧面展现了行省与罗马政府之间的依从关系,他的信念和尝试也反映了罗马统治下地方精英们的期望。约瑟夫斯从犹太祭司成为罗马史学家,为传统的希腊罗马历史叙述尤其是那个历史叙述主体的“自我”,提供了极富原创性与冲击力的范式,缔造了一种新颖的阐释策略。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

- 1.A. E.阿斯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八卷,陈恒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 2.保罗·梅尔编译:《约瑟夫著作精选》,王志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3.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 4.斯德蒙德·苏厄德:《约瑟夫斯与第一次犹太战争》,王迎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
- 5.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孙秉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 6.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 7.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 8.吴晓群:《西方史学通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 9.优西比乌:《教会史》,梅尔英译、评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 10.约翰·萨克雷:《约瑟夫斯评传》,陆路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
- 11.约瑟夫斯:《犹太战记》,王丽丽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
- 12.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 13.布朗特:《约瑟夫斯论罗马犹太人的社会冲突》,《金陵神学志》,2015年第2期。
- 14.路易斯·H.菲尔德曼:《约瑟夫斯论基督教的起源》,《金陵神学志》,2020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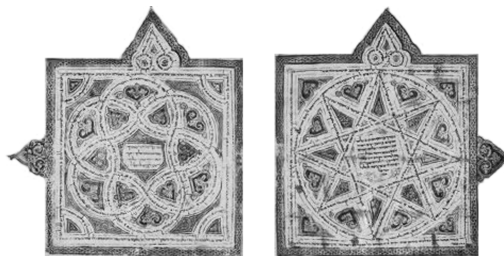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二)英文参考文献

1. A. Papoport Albert ed., *Essays in Jewish History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2. Cicero, *Pro Flacc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3. Elizabeth ed,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4. Erwin R. Goodenoug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 Judaeu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3.
5.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6. Fausto Parente and Joseph Sievers eds., *Josephu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Period*, Leiden: Brill, 1994.
7. J. Edmondson, S. Mason and J. Rives, *Flavius Josephus and Flavian Rome*,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8. Josephus, *Against Apion*, London: W. Heineman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26.
9. Josephus, *The Life*, London: W. Heineman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26.
10.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11.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2. Louis H. Feldman, *Josephu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3.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trans. A.T. Fe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6.
14. Per Bilde, *Flavius Josephus, between Jerusalem and Rome: His Life, His Works and Their Importanc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88.
15. 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16. Steve Mason, *Josephus, Judea, and Christian Origins*,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9.
17. Suetonius, *The Lives of the Caesars*, London: W. Heineman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6.
18. Tacitus, *The Anna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19. Tacitus, *The Histo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20. Tessa Rajak, *The Jewish Dialogue with Greece and Rome Studies in Cultural and Social Interaction*, Leiden: Brill, 2001.
21. William Den Hollander, *Josephus, the Emperors and the City of Rome: From Hostage to Historian*,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4.



22. Zuleika Rodgers, *Making History: Josephus and Historical Method*,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6.

23. Zvi Yaveta, "Reflections on Titus and Josephus,"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16 (1975).